



草虫鸣秋

□ 彭晔

抽空回了趟老家，就着温暖的灯光、蘸着皎洁的月华，一家人坐在小院里吃饭、聊天。院里的盆三角梅不知不觉已开出了明艳的花朵，阵阵凉爽的秋风把桂花的清香吹来，沁人心脾，草木间的虫儿也纷纷过来凑热闹，窸窣窸窣，窃窃私语。

想起王维，也是这般情境。“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果落因熟，虫鸣因秋，生命的气息在“落”“鸣”间跌宕激扬，此起彼伏。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听得专业，称它是“一部中国哲学史”。

唐代文学家韩愈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一个“鸣”字勾勒出四时，其中，“虫鸣之秋”最富生活气息和禅意。陈毅在《莫干山纪游词》中写到：“凭栏默想透山海，静寂时有草虫鸣。心境平更平。”草虫不只

在寂静时鸣，但它只与心境平静的人共鸣。

母亲又和父亲打起嘴仗。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父亲外出晚归一会，她都忧心忡忡；可一见面，就唇枪舌剑。自从我和哥哥求学工作离家后，斗嘴成为这个家最鲜活生动的气息。《诗经》里也有这样的画面，“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覯止，我心则降。”父母都不曾听闻《诗经》，草虫嘒嘒声中，他们生活在自己的诗经里。

母亲收拾饭桌，涮洗碟碗。父亲拉亮后院的灯，把鸡鸭赶进笼里。也许是惊扰了蟋蟀吧，它们的叫声戛然而止。角落里，农具安静躺着，落满灰尘，它们和父亲一样老了。“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父亲“嘎吱”一声拉

上门，一段时光把另一段时光拒之门外。蟋蟀的叫声慢慢响起，横亘在我与父亲之间。

母亲洗好碗筷，过来坐下。我难得回趟家，她舍不得睡。她的话琐碎平常，每一次回家，母亲总不忘将大把的叮咛装进背囊。她说的仍是那些话题：小孩读书辛苦，要多吃点，增加营养；天气凉了，要记得给他多穿点衣服，晚上睡觉时踢被子，要记得给他盖好毯子……每于此时，母亲的叮咛便如一支缠绵的歌谣在耳边萦绕，那些饱含慈爱的音符漫成散淡的薄雾，在心窝上久久回旋。院墙上的扁豆叶间，纺织娘附和着母亲，絮絮叨叨，言真意切。

我听着母亲的话，思绪却随虫鸣穿越在现实与远古间。“蟋蟀鸣，洗洗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蟋蟀鸣，蓼蓼兮。宜尔子孙，绳绳兮。蟋蟀鸣，揖

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子孙满堂，合家团圆，怡享天伦……多美好！难怪她念念不忘。

父母絮叨累了，睡了，我却睡不着。虫鸣阵阵，此起彼伏。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乡村的夜属于草虫，因为它们，时光有了层次和质感，生命变得丰富而温婉。虫鸣摇着澄莹的月光，荡来荡去……屋里渐渐也响起虫鸣，怯怯的，穿梭在父亲的呼噜和母亲的梦呓间。

三国时期诗人阮籍说：“开秋肇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草虫鸣秋，月满故园。丝丝缕缕的情怀，淡淡幽幽悄无声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对于这个家，我何尝不是只蟋蟀？在野、在宇、在户，在父母的梦里。

扁豆花开舞秋风

□ 董国宾

秋风起，一瓣瓣紫色的小花瓣在一片秋凉中开得正欢。小花瓣像紫月亮，还像蝶翅，无数的蝶翅在秋风中欢天喜地，翩然起舞，这是扁豆花。

记不清从哪天起，我喜欢上了这像紫月亮的扁豆花。扁豆花喜秋，我也跟着快乐，有了扁豆花，就有了我的新天地。那年，我在别人的园子里看扁豆花，一看就入了神，在那儿一站就是大半天。回到家里，我噘着小嘴对娘说，我想让家里的园子也开出扁豆花。第二年，我家的园子果然有了扁豆花。或许娘也觉得这像蝶

翅还像紫月亮的扁豆花喜气又惹人，拿了铲子，就在园中种了一大片。我觉得我家的扁豆花看上去比别人家的还开怀，在秋风中闪亮地左摇右晃。我一抬脚便走过去，眨巴着眼睛瞧啊瞧，与扁豆花在扁豆架下共度秋天好时光，仿佛一下子掉进美丽的世界里了。

扁豆花一簇簇，一丛丛，星星似的藏在绿丛中，娇娇的，蜷曲着，如蝴蝶展翅欲飞。这惹人怜爱的扁豆花，在秋风中开得幽静，又开得热烈，羞涩地开成一大片。我家的园子里，扁豆花在秋阳下开啊开啊，在我眼前开得满天满地，开成一片海，像是在肆意泼洒

秋天。娇艳的扁豆花长在我家的园子里，我的童年天天都是花朵。

秋风又起，扁豆花落，没了扁豆花的园子里，小耳朵一样的扁豆长出来。我想，扁豆花走掉了，未竟的事或许有了交代，于是秋天里我同样喜欢这小耳朵一样的紫扁豆。秋阳泼洒下来，园子里熙熙和和，秋风、鸟雀在扁豆架旁撒欢，没了扁豆花的日子，我又找到了扁豆花开的快乐时光。我天天瞧，瞧着瞧着，紫扁豆在秋风中成熟了。藤蔓间，颇长的紫扁豆成嘟成串，醉了朝阳和我的童年。

娘披着秋阳将一串串扁

豆摘下来，在那个明媚的中午给我做了一顿扁豆闷面。躲在扁豆架中的小扁豆花紫艳迷人，爬在扁豆架上的紫扁豆可口脆嫩，好香啊。我嚼一口娘做的扁豆面，脑海里就开满了紫色的小扁豆花。娘还给我做酱香扁豆丝、酱闷扁豆肉片，还做扁豆盒子给我吃。

吃完扁豆饭，我捧着课本就坐在小板凳上念诗：“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扁豆花，迎秋吐艳的花，开在我的童年时光里。在我童年的园子里，紫月亮一样的扁豆花，正满满地开着呢！

煮花生里的乡愁

□ 赵自力

母亲托人给我们带了一大袋菜，菜还没到家，电话先打了过来。

“你们赶紧去接，把袋子口打开，让菜透下气，不然放坏了。”母亲叮嘱着，“特别是那袋煮花生，要趁早吃了，不经放的。”接到母亲的电话，听说带了煮花生，一阵惊喜袭上心头，我忙不迭地去拿菜了。

一个很干净的编织袋，一根红布扎着袋口。我小心地把里面的“宝贝”拿出来，有南瓜、黄瓜等时令蔬菜，最下面是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我摸了一下，喜上眉梢，赶紧抓起一

大把煮花生，放在鼻子下面闻闻，还是好吃的味儿。

花生倒出来，一大盆。孩子们都围了上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七手八脚地边剥边吃，越嚼越香，感觉像回到我小时候。

花生是我们那儿的特产，家乡的耕地特别适合种植花生。印象中，父母每年都要种很多花生，从秋季开学到国庆节都在摘花生。那些不起眼的花生，除了榨油和留种外，其他的卖了给我们兄妹交学费。即使这样，母亲仍然要煮些花生给我们吃，前提是我们帮助父母去田地里摘花生。所以，我们从小就会干农活，

特别是扯花生和摘花生。花生成熟时，一家老小全部出动去采摘，是我们那儿常见的景象。

母亲每次都煮得不多，她说想吃再煮，煮多了不能久放，怕浪费。秋天的夜晚，凉风习习，我们常常坐在院子里，一边闲聊，一边吃着煮花生，感觉时光格外静谧而美好。

初中毕业到外地读书时，也能吃到母亲的煮花生。开学前，母亲早早扯了新花生，挑选那些成熟饱满的煮了，晒干后装袋让我带上。在外地念书，不免常常思念父母，想家了就吃几颗老家带来的煮

花生，感觉父母就在身边一样。

后来，父母年龄大了，但仍然每年都要种上点花生。花生收获时，我常常帮他们去摘，一边分享劳动的喜悦，一边还是想吃母亲的煮花生。

后来由于工作调动，离家远了，回家就少了。每年花生成熟时，母亲总会煮些花生托人带给我们。于我而言，那些煮花生是人间美味，滋润着儿时美好的记忆。

母亲的煮花生已成了我人生中的一味药，想家的时候抓起一把，慢慢剥开，细细品尝，咀嚼出淡淡的乡愁。

岁月

(外二首)

□ 郑峰

烟火深处
在最美的晚霞里道别
林下的石桌上
喝茶听松针窸窣落地
酒杯温暖如玉
月亮高悬空中
岁月不居，深情如斯
穿越时空，与你相聚

梦田园

无数次地幻想像古人那样
拥有茶香酒熟水一湾
依窗闲看云飞卷
纸柔笔舞红香伴

垂钓归来鱼篓满
竹林清泉月间
夜阑卧听风雨雨
朝起小巷杏花鲜

大林地

记事时就知道这片树林
一半在滩地，一半在山坡
村上人称它为大地地

他是全村老少的宝贝疙瘩
一直受到几代人的精心养护
树林的规模不断扩大
林中的树木种类繁多
除了野生野长的密密杂树
还有祖祖辈辈种下的
柿子、软枣、桃、李、杏
还有核桃和山楂
上小学的时候
这里是我的乐园
常常结伴去听蝉鸣蛙鸣

南北林边有两处草屋
住着老光棍李七、赵八
他们是小孩最怕的人
大人只要说李七赵八来了
哭喊的小嘴立即变成了哑巴

一场全民大炼钢铁
树木惨遭砍伐
树干树枝当做燃料
村上老少心如刀割

又一场毁林造田运动
大片林场只剩下小片杂树
孤苦伶仃，可怜巴巴
后来建起了石灰窑
半面山坡被凿挖
山中泉水，干涸断流
面目全非，满是伤疤

林子里居民迁走了
大地地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留给人们的
只有无尽的忧伤和回忆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 b f k @ 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